

纸上飞奔的人

■李志远

去市里出差，偶遇市作协秘书长雷老师，他托我转交一个淮阳老乡的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我很乐意帮忙。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接触的省作协会员也不算少，甚至中国作协会员也认识几个，但省级作协的会员证还是头一次见，拿在手里，觉得它沉甸甸的，打开那有份量的黑色封皮，映入眼帘的是邵丽主席的红色印章，红印上方写着这本会员证主人的名字——贾国正。据雷老师介绍，2018年度淮阳籍申请入省作协会员的，只有贾国正一人顺利获批。

这个名字倒并不陌生，时常见诸报端，并被朋友圈的人不时提起、转起、说起，但其本人却从没有见过。回到县里后，我打电话给他，告知通话缘由，并征求其会面的时间地点。他说他住在冯塘乡下，第二天在我单位门口见。作家住乡下，既可寻求内心的清静又能接触生活的热闹，对写作者来说是绝佳的创作之地。我想，这位贾先生一定是一位有着过人之处的高人和隐士。

早上8点，单位值班室内，一位60多岁的老者端坐于椅子上，旁边放着一副拐杖。他衣着朴实，面容和善，眼睛有神，见我过来，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他的右手虽微微发抖但仍能感到十分有力。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贾国正先生。

门卫老刘说，这个老先生是个有功夫的人。别看这个老贾现在走路不灵便了，但当年他是三五个人都近不得身的武林高手呢。他也并不讳言右脚的伤，

主动讲起了当年的种种，原来他上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后，先是在学校教语文，由于其家庭是武术世家，他的父亲希望子承父业，于是他边教学边习武，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后来专心习武，不但多次在市县的武术表演、比赛中斩获大奖，还成了县武术学校的教练，加入了河南省武术协会，被表彰为“河南省优秀武术辅导员”……谈起昔日的种种，老先生神采飞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中，他摔伤了右脚和右手。习武之人，伤了手脚，武功尽废，哀莫大于斯。于是他又一次将人生转向，用微微颤抖的右手，进行写作，一篇篇新闻稿件、文艺作品，从乡下飞到县里、市里、省里乃至国家级的大报名刊，在田字格上的奔跑，一如当年武术表演一样遥遥领先于很多人。

一身而双会员，我见过很多，有同是书协美协的，有同是作协评协的，但武协作协于一身，还是第一次见，非亲眼所见，不敢信也。

能文能武大丈夫，身残志坚真功夫。于是对门卫老刘的话“这个老贾是有功夫的人”，深以为然。他的功夫体现在当年的武术奖项荣誉中，也体现在健笔如飞的行文上，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笑的玩笑，他却凭借顽强的斗志，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天地。

我想，如果老贾走在大街上，没有熟悉他的人指点的话，谁也想不到，这位举步维艰蹒跚行走的老者，竟然是能在纸上健步如飞的大侠。



■曾广彬

游关帝庙

香客如潮拜帝尊，十分英武不须论。
追风赤兔惊人胆，偃月青龙摄敌魂。
拥蜀因怀三结义，放曹为报一恩。
庙中修葺庙前拆，睹此当能悟废存。

■薛顺名

农事节邀游二题

声振云霄锣鼓催，祈福纳瑞引龙回。
滨河渔唱春潮起，深殿烟弥紫燕飞。
忠义千秋秉日月，威德百代绘芳菲。
当言皓首诗情壮，畅饮三杯木叶肥。

二

柳初青眼启蛰天，绿染晴川诗满园。
春水迢迢风细细，乡音袅袅意绵绵。
书评魏晋文心阔，联比明清妙语连。
继往开来歌盛世，思潮敢领厚德延。

鹧鸪天·森林公园

邀友寻芳风小寒，欣闻城北绘新篇。
绕行黄水烟云滞，忽现桐丘境界宽。
追往事，念前贤。无边胜景惹流连。
游人若待蜂蝶舞，饮醉春天花下眠。

■刘永德

一剪梅·关帝庙会

庙会熙攘潮水倾，游客摩肩，香客
蜂行。高炉燃尽显虔诚，烟雾弥漫，纸
烬飞腾。

锣鼓喧天起乐声，旱船悠悠，花旦
撩情。神威武殿堂雄，忠载千秋，义启芸
生。

饮水思源

■胡玉华

仲春时节，春意盎然，花木争荣。
一个周六下午，闲来无事，提桶接水
欲浇花。瞅着哗哗流淌的自来水，我
暗自出神，吃水难的往事一股脑儿涌
上心头……

早在半个世纪前，我正值少年，
当时群众生活用水皆依赖于水井。除
少数傍河人家可选择吃河水外，人们
皆要晃晃悠悠到附近的水井去担水。
那时，我家住在牲口市街，距家最近
的两眼水井，一处位于原东方红大街
与七一路交会处东南角，另一处在
我家正南方向。由于祖父年迈，父亲长
年忙于工作，奔波在外，担水的重任
便责无旁贷落在十多岁的我肩上。

那年月，家家户户备有储水缸。
担水的工具说来极其简单，一个扁
担，一对大小适中的水桶，一根长度
足够用来打水的麻绳，足矣！

挑水需要的是力气，而要把满满
一桶水从井里稳稳地打上来，不唯独
需要力气，也要具备或者说掌握一定
的技巧。水井口径约一米余，井深五
米左右，井壁多是青砖砌成，周围铺
以大青石或青砖，因长年打水的人络
绎不绝，日久天长，井口被磨得光滑
异常，且湿漉漉的，走在上面提心吊
胆，稍有不慎，就有跌倒的危险。

水井水位的升降，与季节、气候、
用水量等因素相关。在多雨的夏秋季
季，雨水十分充沛时，水位则居高不
下。尤其是夏季暴雨过后，水位急剧
上升，似乎伸手可触，且井水浑浊异

常，担回家待沉淀后方能作生活用
水。

起初，我担水的时候有些力不从
心，歪歪扭扭地担回家两桶水，沿途
不免抛洒一些，而途中也要歇上一两
次。随着年龄与力气的增长，挑水也
显得轻巧自如了。

那时候，群众洗衣物只能就近取
水，为免担水的奔波劳累，有的人家
索性就在井旁洗。沙颍河边浣衣者也
较多。年幼时，我常常陪伴勤劳的母
亲到风景如画的大闸上游洗衣物。那
里河阔水碧，波光粼粼，河畔杨柳依
依。而傍晚时分的大闸上游，景色更
是迷人，夕阳西下，红霞满天，水光潋
滟，渔船唱晚，良辰美景惹人醉。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突然
时兴打罐井。居民院落差不多都打
出了罐井，这样就可以足不出户就地
取水。罐井虽然取水方便，但水质极差，
不久便被人们摒弃了，大家依旧要到
水井挑水吃。

不久，压水井走进周口人的生活，
我家也用上了压水井。改革开放后的
80年代初，我家用上了朝思暮
盼的自来水，从此再也不用为吃水
难、水难吃而犯愁。

如今，国家斥巨资启动了惠及四
亿多人口的南水北调浩大工程，家乡
周口受其惠泽，于2016年12月初实
现通水。群众吃上了水质上乘、清澈
甘甜的丹江水，真是喜出望外。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珍惜宝贵的水资源，就是守护
碧水蓝天。

倦鸟归林

■杨颜如

果然会心处不必在远，无意间倒叫
我最近寻到一处好地方，环境可以，很适合
垂钓，来的人不多也自在。本想当自私鬼
自个儿消遣得了，但到底没忍住嘚瑟便叫上朋友也去。人言山石之胜多妙于天成，眼前这水中叠石，勿论形态质地高下，有木阴水气便已清绝。江干河畔水声
浩浩潺潺，粼粼冷冷，清冷入骨精神顿时一振。只觉天地寥廓，人之渺小，形骸始
为桎梏，不如尽兴此刻，活在当下。这里
樱花开得也好，都说山樱如美人，红颜易
消歇。从极其繁盛到辗转凋零不过数日，
绚烂而短暂，它就是要这样，让人无法多
得，被深爱着。提起友人一下午打满
的鱼，简单烧炙后成了桌上饭食。钓鱼，不
会。做饭嘛，也委实不是我的强项。不过
都玩得畅快。斯是粗食，惟吾德馨嘛。何
须丝竹，山水清音足矣；不必亲眷，知音
友人亦暖。

几人挨着昏灯挤坐一溜开怀嬉闹，
吃鱼喝酒，气氛愈浓。聊聊近期糟心事又
唏嘘感慨少时的无忧无虑，笑别人也被
别人笑，满身疲累渐被欢乐消散和取代，
我们又是活泼泼、自在欢腾天地的年轻人，
一切依旧生动可爱。这样偶尔从浮躁
生活中抽身，三五好友小聚，在自然中感
受当下，便如倦鸟归林，总能让人在温暖
快乐中重拾对未来的憧憬热忱。哪怕明

知前路逼仄，微光难觅，到底也更好承受些。无论是否承认与甘愿，大多数人都将被生活逐渐磨掉棱角，平凡度过一生。有些则会历经挫折、伤害及巨变走向更深
远或可悲的所在。但无论可悲、平凡还是伟大，每个人身后都有爱自己的人，他们就是自己的“群山”、“森林”。

当在“森林”中汲取温暖力量后，再
从挫折、伤害，甚至巨变中重新站起，人
往往会觉得更平和柔软，更坚定，不会再
锋芒刺人，会变得平稳、沉着与睿智，会
让周围的人更信服更尊重，也更爱。能带
给他们庇护、依靠和安全感，又不会让
他们常常觉得咄咄逼人；不会再那么脆弱
易受伤害，会非常坚强和善良，是那种经
历磨难还能保持下来的善良——理解和
尊重别人的苦难，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又
不会伤及别人自尊的善良。慢慢走下去
最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如磐石般坚
定却又存有悲悯之心。我们终将坦然于
这世间，强大又柔软，犀利而悲悯；我们
终将成为这样的人，强大且善良。就像
树，自然地守护着所爱，坚定而温存。随
时光流逝，我们会和相同的人慢慢成长
为彼此的“森林”，能让“倦鸟”得以回归
并一样成长为“树”，守护所爱。所以，不
要冷漠，要善良，要爱。

下次再见了，我的“群山”，我的“森
林”。